皇清經解

ム-12
678
790

北2.19

東學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八

春秋公羊通義

何氏解詁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漯（晉義齊惡二家經並如是已奔晉此必誤也釋文未言左穀今公羊本作石惡石惡前有異且本疏亦作齊字故定從之）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據八年稱弟貶焉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解詁曰難八年事）言將自是弒君也（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爾）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學海堂

支那錢所有物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干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鍼有寵于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書以名見此與莒慶爲讒逆女特書同例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

晉荀吳率師敗狄于大原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　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今說讀之爲大原故弟子難之地物從中國解詁曰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　邑人名從主人解詁曰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謹案此言大鹵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

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原之言遠也　隰之言濕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　莒去疾者當國辭入者簒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

曷爲貶據貶必於其重者　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故特著其同母弟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　日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招殺世子商臣弒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其貶絕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晉卻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　解詁曰據棄疾不豫貶著

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幾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亾陳之爲罪首尚未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

二月取運

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本內邑久叛屬莒今復取之不言伐莒者諱伐喪也月考錄責之起諱意

免爲簒者著去疾之不正也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爲弑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弑也從莒無大夫常文唆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法誤以曹羈莒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實其妄至此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用諸侯奔例矣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解詁曰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與莒爲竟則曷爲

帥師而往畏莒也

葬邾婁悼公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一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弑君自卒矣春秋不言弑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弑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弑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諱之大者故畧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有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解詁曰辟內難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解詁曰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謹案昭公之篇屢言至河乃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志于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壹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詞耳是行經書于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即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弔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月丁未滕子泉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
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
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解詁曰名者所見世責

大雨雪今此若
有作雪字誤也

冬大雨雹解詁曰爲季氏音義疏云正本皆作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解詁曰爲季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
小國詳錄出奔當誅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解
字左氏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
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

楚子執徐子二家經皆
曰楚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
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解詁曰故繫之齊其爲齊誅
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解詁曰以襄公二十八年奔
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已絕
夫賤故不復錄之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
於齊在魯不復爲大

慶封之罪何詹齊君而亂齊國
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
城同例故直言伐吳而已宋彭
也解詁曰稱侯而執者
舒春秋貶其文靈王
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
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
與專地而封晉文不與
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
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
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
遂滅厲伐執例不月七月爲此滅出也音義厲疏云有作賴字
者按古文厲賴通論語厲己鄭讀爲賴漢武帝紀祖厲

河李斐曰音嗟賴是也此於彼作厲於此作賴寫者異耳又桓十三年傳有賴人杜預云賴國在義陽隨縣僖十五年下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明厲與賴爲一水經注瀙水篇曰厲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內諱滅國解難曰人易曰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屬上有莒人滅鄫嫌實取莒邑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者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爲名春秋就以善復古書之者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解詁曰據上言作三軍等問不言軍五亦有中解詁言三卿因以爲辭五亦有中三亦有中解詁曰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據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據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謹案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含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其言及防茲來奔何解詁曰據漆閭邱不言及不以私邑累公邑也解詁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及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劉敞曰私邑者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

濆泉者何直泉也何涌泉也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傳釋其地有涌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涌甚謬

秦伯卒

何以不名至此始發難者據所見之世錄小國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解詁曰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謹案秦秦居西陲雜夷國也用夷俗爾其名何解詁曰據秦伯嬰稻名嫡得之也解詁曰獨嬰稻以嫡得立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何以稱人不離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解詁曰不日者行微弱故畧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畧責之見其義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頗率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例曰暨不得已也左傳亦曰齊求之也解詁曰時魯方結昏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謹案左氏許惠卿說此爲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莅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較之彼間無

他事而重舉衛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審矣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日食于陬豐之交左傳士文伯說魯衛惡之衛大魯小應在其君卿之喪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解詁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轅有惡疾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白下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變其日陳者世子繫君言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招所立也

秋蒐于紅

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善盖以罕書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實不與弒而招歸罪焉若魯單討爲氏之比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

哀公　解詁曰日者疾詐諼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二事言執
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劉敞曰
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曷爲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
賊殺人之臣稱伐則疑于伯稱人則疑于討滅重矣故壹見
之於師也謹案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蓋招所使殺偃
師者若成濟之比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
之意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檢左傳時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
鞅同如陳經唯書內大夫者離至也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　解詁曰据災異爲有國者戒　存陳也曰存陳悕矣
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君若是
則陳存悕矣　解詁曰月者罔之罪人招也孔瑗弒君賊也徐
彥曰悕謂悲也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
也滅國多矣曷爲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
陳世無敢議楚罪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

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
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用外災常例矣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　左氏經曰
齊欒施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率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解詁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
年謹案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
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
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冬十月
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月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
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爲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

託以見端云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虔何以名解詁曰据誘戎曼子不名謹案虔即元年經公子圍也本共王審之子康王昭之弟篡立後更名虔絕昌爲絕之爲其誘討也左傳曰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昌爲絕之解詁曰蔡侯般弑父而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解詁曰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董仲舒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各已別矣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彼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



者謂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與宜以爲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欲之食之敎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敎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人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覺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簡治人是捨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覽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俛于上而非辟之行則論乎音義懷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之

楚公子棄疾率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范武子曰時有小者重守國之衞安不忘危廣森謂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屬衆比時有喪重致衆罷遣故君子緣人情不譏也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衞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解詁曰歸敬歸之辭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書者蓋為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卽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二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解詁曰據陳子也不君靈公不成子也解詁曰靈公卽般也不君靈公坐弒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不當絕故正之云爾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解詁曰據惡止其身誅君之子不立解詁曰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弒父誅當以誅君論之謹案此亦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卽是絕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嫌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爲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卽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書鄭忽于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美惡不嫌可以同辭必欲強相援比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使有蔡之文乎非怒也無繼也徐彥曰非由惡其父遷怒其子由靈公大逆理無繼嗣惡乎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意時有所築隄之解詁曰日者疾諼滅人善崩潰殺人衆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率師納北燕伯于陽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也解詁曰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按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謹案此當爲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爾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解詁曰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審可强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也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解詁曰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其詞則口先聖有罪焉爾詞有褒與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爲譴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不日者整無罪也整與公謀去季氏從季氏爲之也公如晉晉人拒公整惶懼出奔公之復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解詁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强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謹案鮮虞姬姓之國見于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于中山者卽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諸夏盟主楚覆姬宗坐視不救又敢伐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楚之尤亦加兵于同姓故稱子著初楚人爲申之會請諸侯于中國放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爲之也蘇轍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孟季氏之臣有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此弒其君其言歸何解詁曰據齊陽生入惡不言歸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解詁曰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弒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責之爾不日者惡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君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弒其君之文皆特長于左穀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于左穀解詁曰據齊公子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解詁曰據商人弒其君舍　其意不當也解詁曰據

上傳知其脅　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卷纔比自謂於虔無一日君臣之誼然而君子惡比受棄疾之君己而樂成其弒也故歸弒於比以爲後世大防比不立而殺虔是弒而已矣高閌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弒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竭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難言楚人又不言言將自是爲君也解詁曰故使與弒君而立殺公子比意者同文也棄疾即楚子居也謹案棄疾奉比爲王而己爲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弒公子比弒之實春秋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晉人辭公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之亂而飾爲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爲無恥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解詁曰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謹案吳世子僚師之子廬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罰弗及嗣猶爲與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爲平邱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蓋那衛緣陵雖犯專封之咎猶爲與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卽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書葬者爲廬伸討賊之志也志苟不忘復讐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亦葬陳靈公之意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尤與內其國之義乖盭達乃以僑如爲尊夫人隱如爲尊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踰年而殺若然秦穆莒牟夷之屬皆得言以近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錄小國事事載之亦不勝文繁其特書者要各有主書之義若秦伐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限雖可責猶不責今而責之卽是以近書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

解詁曰畢竟祭事謹案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然非卿喪不得以開檀弓曰衞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太史非卿故也經言有事不舉祭名者畧爲變禮張本不主讒祭與宣八年同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後魏清河王懌曰攝主者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薨大夫聞君之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廣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會子問固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酳獻而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畢對文以爲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大夫若兄弟宗人爲士者卽不可使攝若同爲大夫同當奔喪又孰相爲攝益知解詁錯誤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獻尸事畢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聞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

夏蔡昭吳奔鄭徐彥曰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此與十七年甲戌古董生以爲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書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

秋晉荀吳率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

楚子何以不名解詁曰據誘蔡侯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解詁曰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戎曼子者入昭公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畧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率師滅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解詁曰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爲孛異猶問錄之其言于大辰何解詁曰據北斗言入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解詁曰大火謂心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主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謹案參伐遊體六星故舉伐以統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旒以象伐也　北辰亦爲大辰解詁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謹案劉子政說以星傳曰心大火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解詁曰據於越敵也解詁曰不可也不月者畧兩夷謹案左傳時楚人以詐敗吳于醉李言敗故言戰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何以書据衛陳鄭非二王後記異也何異爾宋火以災書此亦異其同火也曷爲以異書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三國爲衆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穀梁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六月邾婁人入鄫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率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左傳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解詁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寒温之宜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解詁曰聽治止罪張治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于商臣殺者過與故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壹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解詁曰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謹案書葬者起非實弑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弑而代之者殺買弑而代之者非止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曰不弑而日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哭泣歠飣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

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推止之心
過父而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卽死而天下明之謂由愛父
以死踰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弒父以死是以一
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愼
其始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爲之諱
殺喜時不欲負劒有纂名春秋爲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卽
止自責而責之者猶附於藥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
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日非故也藥誤也甚或曰
非藥之誤疾不可爲也設有不肖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
宜瀉故補之宜寒故溫之宜溫故寒之亦曰藥誤也疾不可
爲也是尙可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弒似同然止自責則書葬
盾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徵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
奔晉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實哀慕咎悔以頌其身者也
或因彼文遂疑止實酖弒若然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
特書而悼公又與宋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爲此說者是其
心必以加弒爲過苟以加弒爲過是必以誤殺父爲無罪苟
以誤殺父爲無罪卽與于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日晦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鄫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解詁曰據始出奔未有言自者
畔也解詁曰時會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叛出奔吳
盜鄫以奔宋畔則易爲不言其畔解詁曰言畔者當
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解詁曰諱使若從鄫出
謹案不言以鄫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起其
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爲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揜爾何
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解詁曰
在成十
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解詁曰喜時曹
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解詁曰喜時曹
伯廬弟謹案左傳爲主于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爲喪主也
負芻宣公之長庶子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
弒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宣公母弟次宜爲君喜時不受賢公子喜時則
易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
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非謂賢者子孫畔遂無罪此春秋託王義以爲

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鄫奚之論叔向曰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蹈大辟可無宥乎春秋治趙鞅之嚴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寬也君道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爲首君興讓則息兵臣興讓則息貪庶民興讓則息訟故天下莫不亂于爭而治于讓凡經稱讓國者五人叔術前矣目夷喜時並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罹于患難春秋沒其事併沒其名而第託他事以見賢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卽皆有讓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雖高顧未能免僚于篡弒之禍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窺君子之論次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解詁曰諸有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偏不立適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謹案注曰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偏不立適以長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解詁廣言諸疾爾輒之疾則跛屬也有惡疾不立者爲其不可奉宗廟也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適以長而有衛侯之兄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卽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經緯變之制靡不包舉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趙汸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而出者故書月以異之比于宋萬王子朝佚賊之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齊然解詁曰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畔臣從刑人情事爲近若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謹案也杜預以南里爲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興師圍宋九月宋公內祖執犧委服告病乃爲却四十里而舍于廬門之閭則廬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者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解詁曰是後周有纂禰

八月乙亥叔痤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解詁曰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解詁曰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解詁曰據天子之居稱京師言不及外也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使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前此顏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而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葬周以午孟八年始革殷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繻葛之敗未及西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劉作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稱王猛何解詁曰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劉氏單氏黨于猛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爲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爲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視朝固有間矣顧與尹氏別見曲直也稱王猛所以爲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之詩以王比十五國也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對成周爲西其言入何篡辭也天王入于城郟鄏也周不爲篡此知爲篡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篡可知也本句當立故猛爲篡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据天王崩不名卽此爲子不當名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壽死而匄及正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爲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眾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柄鑿也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壬寅朔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解詁曰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卹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眾見篡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
夏齧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據艾陵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時六國之師爲楚伐吳若偏戰之辭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爲主故不可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據顱之戰可變中國亦新夷狄也陳蔡新受楚封而使伐人者爲主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爲夷楚役亦不可與使爲主解詁曰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解詁曰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名者從赴辭也生得曰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徐彦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解詁曰據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吳少進也解詁曰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天王居于狄泉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解詁曰據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著有天子也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顯其纂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

尹氏立王子朝解詁曰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謹案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

八月乙未地震解詁曰是時猛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弒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據非若遂有識道殺恥也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甚矣董仲舒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

取同姓按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囚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再氏者爲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爲忽咎自殺蓋魯之賢大夫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善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辱其終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鬱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

有鸛鵒來巢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中國國中也鸛鵒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宜穴又巢也解詁曰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國國將危亾之象鸛鵒猶權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據黩烝不言又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解詁曰託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謹案祭禮諏日不諏辰詩曰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已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以見疏數耳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

辭
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解詁曰地者臣子痛
君失位詳錄所舍止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解詁曰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駒曰季氏
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解詁曰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
故言弒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
吾何僭矣哉解詁曰失禮成俗不自知也子家駒曰設兩觀解詁曰禮天子諸侯臺門
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路解詁曰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玉路尚文魯郊不敢純與王
同故乘殷之路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朱
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解詁曰干櫜也
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解詁曰天子樂六樂于宗
以朱飾櫜戚斧也以玉飾斧大夏夏樂也王者舞六樂于宗
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布則也舞四夷



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禁北夷之樂曰昧謹案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佾以舞大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
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師而
舞山川之祭祀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
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解詁曰繫馬曰維繫牛曰婁柔順
能委倚己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爲
之用君必無功卽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意
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弒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
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解詁曰弔亾國曰唁弔死國曰弔
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昭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綏謹案
公曰喪人不佞解詁曰喪人不善失守魯國
之社稷執事以羞不敢斥齊侯謙言爲齊執事之羞再拜顙今叩頭矣謝見
唁也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解詁曰顙者猶慶賀子家駒曰臣不
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解詁
曰鈇

鎮要斬之罪　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解詁曰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糗也屈曰胸伸曰脡謹案用四脡者凶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脡鄉射記曰薦脯用籩五臡則吉事用脯之數也唯士喪禮及虞禮脯皆四脡國子執壺漿解詁曰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朝食曰饔夕食曰餕解詁曰未就未成也糗糒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祉受解詁曰祉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求索謹案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遂同齊臣也故下交高子辭之云辱大禮高子曰有夫不祥夫讀如夫如是之夫言君無所辱大禮解詁曰禮臣受君錫荅拜謂之拜命之辱高子見昭公拜命之辱有如是之事君無所辱大禮昭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解詁曰腆厚也謹案服器齊所賜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

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辱大禮故敢辭解詁曰不敢當穆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出敢固辭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以請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解詁曰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解詁曰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解詁曰猶曰誰爲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解詁曰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諸大夫皆哭解詁曰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爲節以髀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解詁曰節周埒垣也

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辟車
覆答音義皆與詩淺幬禮然禫豻禫字聲訓並同孔子曰其
禮與其辭足觀矣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
以禮爲國致有此辱也音義與斗聲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解詁曰時宋公闔昭公見逐欲
憂紲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解詁曰爲公取運以居
善錄齊侯孫卿曰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
也惟齊景爲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爲己得特書其爵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二月公至自齊居于運穀梁傳曰公次于楊州其曰至自齊
諱曰月者閔公失國居
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
夏公圍成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
黨于季氏皆叛邑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剽陵解詁曰不月者時諸
內喜爲
大信辭
侯相與約欲納公故

公至自會居于運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解詁曰據
入者篡辭不嫌也解詁曰上言
天王著有天
子已明不嫌爲篡主言入者起其難也月者爲天下喜錄王
者反正位謹案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
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
不正較然可知也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

益可卿也稱成周不稱京師者
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解詁曰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
氏當先誅渠
率後治其黨
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不舉光弒者從
吳無大夫例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
也與鼻我同義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解詁曰月者
公如晉次于乾侯解詁曰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强臣
所逐外如晉不見荅後不月者錄始可知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解詁曰不致以晉者
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解詁曰言來者居運從
國內辭不月者例時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解詁曰據國之而曰潰邑曰叛邾之也運非都故不日

曷爲邾之君存焉爾解詁曰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趙汸曰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乃大夫据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解詁曰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納之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易爲於此乎存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爲月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解詁曰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

文何以無邾婁解詁曰據讀言邾婁謹案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法自連邾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爲圖爛朝報之說以廢春秋者預其罪首與通濫也解詁曰通濫爲

國故使無所繫蘧案通濫義如周書世俘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敦謂謂叔術也解詁曰叔術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孝公懿弟顏淫九公子於宮中顏於魯爲妻父因得入宮淫女公子因以納賊弒懿公也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解詁曰不離人母子同以媵公也

邾婁公子與蓋魯公子伯御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孝公時尚未立懿弒則孝當爲君故傅遂以公言之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母者曷爲者也禮曰卜士之妻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解詁曰以其子入養公也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解詁曰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當當以活公爲重也賊至湊公寢而弒之時伯御既弒懿公將并除孝公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匿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國語所謂宣王伐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自是已下並傳所不信聊廣異聞言之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解詁曰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所生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與盱同母異父昆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美異之味也荀子曰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解詁曰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而盱有餘解詁曰覺悟也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夭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

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　所受謂濫是也服氏成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廣森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豈虔不曉算術抑苟取一時之辨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正之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豈有稱人國之賢而所行若此乎誅顏之時天子在爾故天子死者而所行若此乎誅顏之時天子在爾故天子死解詁曰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感兒爭貪之事謹案時天子猶言時君也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死義如莒死我君之死解詁曰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假令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醇爲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專濫之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既不欲絕其世不絕則世大夫也　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又嫌大夫皆得世其邑　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可推而知矣蓋叔術雖世爲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濫爲竊邑也解詁曰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昭公死外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鄆

鄆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解詁曰與取濫爲亟謹案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壹不變其常辭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爲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運唯繫之齊得言取耳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爲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於順逆之甚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 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經傳凡四千八百九十七字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春秋公羊通義

何氏解詁

學海堂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

定何以無正月 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邾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者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着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爲月設春王隱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正月者正卽位也定公卽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卽位之義卽位後也本所以不言卽位實也定公卽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然三月雖繫執仲幾事其實外執大夫例時徐邈曰改元卽位在于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解詁曰昭公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解詁曰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

卽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卽位謹案是時昭公之世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有定屬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解詁曰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于是謹案微辭者意有所託而辭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仲幾之罪何不哀城也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哀分之哀顏師古曰哀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爲蓑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蓑其言于京師何據晉人執仲幾于京師開成石經作哀城其言于京師何人執之得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解詁曰弟子未解嫌大夫貶故不稱爲衛寧喜伯討也解詁曰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之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伯討則其稱人何解詁曰貶名氏爲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

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易而文不與解詁曰貶稱人是也文易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解詁曰大夫不得專執伯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成周稱京師者起敬王遂安居東周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卽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易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閒魯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雜殷法也檀弓曰卽廟卽殷法也喪自外來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卽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卽位鄭司農以爲殯之明日此亦所謂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此後師別自爲說謂季氏立定公之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弟子之易乖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云何其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均稱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解詁曰內事詳說如此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解詁曰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

禮謹案卽位不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日正始必以月之朔書日月正元日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杜元凱曰煬公伯禽子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立煬宮非禮也昭公之出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汸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菽不殺他物故爲異此災菽也易爲以異書解詁曰据無麥苗以災書異大乎災也解詁曰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賤刑罰也謹案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孽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彊臣言菽以微瘦季氏之罰也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敎化而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解詁曰据桓宮僖宮災不言及兩觀微也解詁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其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然則易爲不言雉門災延及雉門兩觀也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主災者兩觀則易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微見者加書記災也此季氏擅廢昭世子之罰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据新延廄修大也解詁曰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修大僭天子

之禮故言新作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据西宮譏災復脩不書譏何以見脩大也

爾不務乎宮室也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闕重地被災彌五月然後脩之魯雉門如天子應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解詁曰月者久也當卽脩之如諸侯禮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月者正也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拔不月者天春秋來邾婁數伐我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與大信辭也邊鄙內亦亟取其邑唯終定公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譏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解詁曰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褒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率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解詁曰召陵故也爲不會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解詁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卽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謹案鹽鐵論曰春秋存君在楚浩油之會書公殆卑狄也彼意似以楚強無信侵之有危爲公危錄此盟蓋會盟異地聞有他事又劉子不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邱重邱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卽與會于宋再言豹同意故知是殆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不日者與益姑同義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解詁曰月者爲下劉卷卒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解詁曰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劉敞曰何以不言爵畿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謹案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名陵遘疾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解詁曰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謹案戰稱人適可見大夫不敵君意故別貶見其罪於此

晉士鞅衛孔圉率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明內有恩禮故錄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吳何以稱子解詁曰據滅徐稱國夷狄也而憂中國解詁曰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故也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解詁曰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以干闔廬解詁曰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讐闔廬曰士之甚解詁曰言其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言若使君爲匹夫興師則是虧君之義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

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刻解詁曰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謹案穀梁傳曰用事乎漢左傳亦曰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若時言如此時也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爲子胥復讐云爾　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讐奈何就舉上子胥辭責其不當誅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事楚君何不如事父故可也謹案可也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即復讐爲愛父緣忠臣言之即不復讐亦爲善成其父之志子胥適託憂蔡與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爲匹夫復讐春秋猶當責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解詁曰子復讐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復讐不除害解詁曰取讐身而已不得兼朋友來日推刃　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解詁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爲讐所勝迿出表辭猶先也



不當先相擊刺謹案已上二事因方論復讐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楚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解詁曰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宮者也反其故俗故不足進然猶日人者成其憂中國之事而以惡楚也謹案此左傳所謂以班處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解詁曰時爲蔡新被彊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據昭五年有越人三
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於越者未能以其名
也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病中國繼之以吳春秋
所不樂言也未復繼之以越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外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　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翬是不卒者也
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己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如其恩
禮而錄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翬遂既明之矣故於此
得施微辭焉此
之謂所見異辭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卒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卒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公侵
例月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爲副也下
各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辭不繁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率師圍運
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解詁
曰爲
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今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
下也此春秋之制也謹案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
周制以爲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尊弟親親親兄弟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羣臣朝春秋之
義則踰年卽位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見周禮
本得二名但春秋譏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蘇忿生
散宜生爲難烏足與議也杜預輒以不稱何爲闕文名闕一
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此獨
一年有兩事取其同簡異名易以相起故就此譏之據論語
注子服景伯亦名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單言何或單
言忌蓋時多有此春秋
取其單言者爲正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再盟皆不月者齊聯衛鄭晉始失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
大雩
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侵月者例也至月者爲下曹伯卒出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解詁曰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謹案左傳時趙鞅等來救魯也瓦內地
公至自瓦趙汸曰公會外大夫不致此獨以會師致重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率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解詁曰復文公之逆祀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趙汸曰前言躋則後爲降後言從則前爲逆互文見義謹案躋僖公日從祀先公不文公逆祀日者此陽虎爲之也猶立武宮日煬宮不日之法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解詁曰諫不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左傳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傳云叛者五人虎叛已見下文故略舉其黨即寤也極也不狃也輒也志也傳意明順祀非實得正亦微辭耳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於此可以治公羊之學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解詁曰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解詁曰季氏之陪臣爲政者　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昵而鋌其叛也卧而晚之曰昵鋌刻也叛饋食器上蓋　曰某月某日將于蒲圃而殺之解詁曰至乎日若時而出左傳曰壬辰將享季氏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解詁曰爲季孫御謹案臨南臨楚宇出姊妹之子也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詁解曰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解詁曰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臨南投策而墜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解詁曰策馬棰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陽越下取策

臨南騶馬　解詁曰棰馬衝走音義釋文云騶本又作趨字相承用之素動反　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　解詁曰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然而甲起于琴如　解詁曰甲公歛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　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左傳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或曰弒千乘之取寶玉大弓以出說然猶脫然也　主而不克舍此可乎　解詁曰時季氏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至于千乘　解詁曰邑至　已如丈夫何　孺子謂季桓子丈夫虎自謂也言必不敢追已　彼哉　解詁曰望見公歛處父師而趣駕解詁曰如循奈也　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　處父率師而至憧然後得免　處父孟氏家臣憧俾也　何璋判白　解詁曰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弓繡質龜青純解詁曰質樹也純緣也謂緣甲頗也千歲之龜青頗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講案經未見龜者



虎止竊弓璋傳廣言魯所有寶爾明堂位曰封父龜即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足以爲辱得之足以爲重故爲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已然可言爲盜所竊不可言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而趙汸曰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焉及其衰也齊景公不度德量力欲伐之而代興後書晉世主夏盟諸侯宗之王室賴故經不忍言伐晉而五氏垂瑕籧篨之次屢書之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元凱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穀梁傳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

公至自頰谷

晉趙鞅帥師圍衞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解詁曰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　齊人爲是來歸之解詁曰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費皆內邑不聽者

宋樂世心出奔曹　音義疏云世字亦作泄按禮記泄柳唐石經亦作世柳古音通

宋公子池出奔陳

冬齊侯衞侯鄭游遬會于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解詁曰辰言暨者明仲佗彄與俱出也諱案宋公文繫於弟不足包下故仲佗再舉宋以明之明年經承此已明卽不復言宋仲佗也佗彄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　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解詁曰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信睦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涖盟同爲大定故略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解詁曰不日月者子無道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率師墮郈啖助曰毀全除之也隱之但損之

衞公孟彄率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墮費解詁曰二大夫家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衆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書墮以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謹案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據爲中都宰時此據爲司空時也隳壞論曰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者何五板而堵解詁曰八尺曰仞十尺曰丈五堵而雉解詁曰二百尺謹案韓詩說八尺爲板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又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墻高丈長四丈一雉之墻百雉而城解詁曰二萬尺凡周十一里高三丈長二十丈三十三步二尺謹案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者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九七里之城其積四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

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率師墮郈率師墮費解詁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衆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書墮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邑改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謹案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據爲中都宰時此據爲司空時也隳壞論曰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者何五板而堵解詁曰八尺曰仞十尺曰丈五堵而雉解詁曰二百尺謹案韓詩說八尺爲板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又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墻高丈長四丈一雉之墻百雉而城解詁曰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謹案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者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九七里之城其積四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

而强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三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制不利公室故諷使墮之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二家經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日齊侯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爲孟氏不肯墮成故

公至自圍成解詁曰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故危錄之趙汸曰昭圍成不月異在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率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實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曲沃同以人言之者唯君有國臣不專地苟專私邑以叛朝歌與入公邑同詁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解詁曰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田出入惡同以地正國也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與出入惡同以地正國也解詁曰據叛地范武子曰地謂晉陽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時荀寅士吉射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與師以拒二子君爲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

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爲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爲叛鞅白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壹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宇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爲義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各絕而爲不得就位衞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衞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衞公叔戍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　左氏經曰衞趙陽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率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不別何國者楚主兵可知

夏衞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吳子光卒趙汸曰吳楚之君雖卒于外不地

公會齊侯衞侯于黃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解詁曰天子上士以名氏通　賑者何俎實也　解詁曰實俎肉也　腥曰賑熟曰燔周禮曰以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解詁曰燔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黃道周曰歸賑而不舉月日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

衞世子蒯聵出奔宋解詁曰主書者子雖
衞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解詁曰
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杜元凱謂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
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郎郜言公者乃特
譏
也
城莒父及霄無冬者師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魯君臣受
之三日不朝雖諱而削其事事繫于冬故去冬以
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
而懼遺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
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
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
明年春當郊宜受
女樂在是冬之語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月者爲下錄
郊牛之變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易爲不言其所食解詁曰
據食角漫也解詁曰漫者徧食
其身災不敬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曷爲以夏五月郊解詁曰據魯郊
正當卜春三正三卜之運也解詁曰運轉
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
始繫牲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
五月上辛得吉卜乃郊
也然失穫牲唯具之正
于申公薨于高寢穀梁傳曰高
寢非正也
鄭軒達率師伐宋
齊侯衞侯次于鞫餘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解詁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謹案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解詁曰姒氏杞女哀公者卽定公之妾子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未踰年未成爲君猶未得遽尊其母魯之末失妾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吳楚主諸夏之象

九月滕子來會葬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解詁曰昃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

辛巳葬定姒

定姒何以書葬解詁曰據不稱小君也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君子殷不書葬廟則書葬雖未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虞卒哭旣畢然後啟櫝也

冬城漆經傳凡二千四百六十字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九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春秋公羊通義

何氏解詁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解詁曰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例故微耳許男者戎卽前許男斯見滅以餘今成復見者旨復之當有不與專封文陳蔡爲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令諸侯復之許實自復卽之辭書之許實自復卽不復書足與彼相起也

麗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卜得吉爾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解詁曰漷沂皆水名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解詁曰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率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難意與陳儀同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以蒯聵對輒言之固父也蒯聵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爲與蒯聵即蒯聵不得而有衛也解詁曰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王其義也不貶蒯聵者卜曼姑圍戚無惡文辭曼姑可爲輒詠其父故明不得也鄭康成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嫌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

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率師及鄭軒達率師戰于栗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解詁曰畏楚也州來吳所滅趙汸曰蔡與邢衛同書月既以吳入郢共依吳避楚非得已故得當討故使國夏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率師圍戚伯討也解詁曰方伯所首兵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文外傳立言之善也蒯聵本靈公所逐曼姑爲父距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悖靈公之命迎蒯聵而君之

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解詁曰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距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蒯聵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爲有王父之命也　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解詁曰輒之義不可以立與否曰距父故但問可立與否可以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此推及之廣言尊尊之義

夏四月甲午地震占與昭二公同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解詁曰据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　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解詁曰据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春秋之大法凡主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徵其義若然經有有事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爲廟毀復立特見也何以不言及解詁曰据雉門及兩觀雉門及兩觀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敵也何以書記災也不宜立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率師城開陽音義釋文云開陽左氏作啟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

宋樂髡率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解詁曰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解詁曰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鄆費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弒蔡侯申音義弒板本誤作殺从開成石經改

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據文十六年傳文賤乎賤者也

賤乎賤者孰謂罪人也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賤乎賤者也解詁曰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涖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左氏以爲皆弒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弟子讀經文似晉人執戎曼子爲一事赤歸于曹同類故設問云爾

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爲楚執欲言晉人執戎曼子歸于楚則醉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蒲社災

蒲社者何亾國之社也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薄與亳音訓並同郊時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爲蒲字轉寫脫下寸耳書序蒲姑馬融本亦作薄姑而何郤公云蒲姑齊地虞社者先世之亾國在魯竟似別

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斑其社于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之亡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穀梁傳曰亾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非火所能燒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解詁曰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亾國之社所以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亾不用戒矣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書葬明賊已討不見討文者盜賤不足錄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率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

冬叔還如齊聞月葬齊景公

聞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楚子昭卒不書聞 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喪數沽略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喪服以年爲節者不數閏以月爲節者數閏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然何氏竟指大功已下數閏釋此傳則非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宰有服大功者平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云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末失雖以年數者固亦數閏矣

六年春城邾婁葭解詁曰城者取之也謹案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率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弒而立者謂繼弒君而立者若宋督弒殤公而立莊公未嘗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弒靈公而立景公未嘗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謂陽生不爲諉也馮黑臀等皆君弒而後復國此則先之以諉弒舍故特爲篡辭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此其爲諉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舍者嬖人鬻姒之子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解詁曰陳乞欲拒言不可忍景公殺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

解詁曰教與之玉節而走之使詐以使命出防關稽也周禮陽生走輔之類也解詁曰奔不書者未命爲有金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嗣謹案子糾來奔亦不書同此例

入迎陽生于諸其家解詁曰于諸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祥而禫各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左傳有既葬除喪則謂既虞卒哭杜預藉以飾其短喪之說尤可嗤疾

日常之母有魚菽之祭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謹案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期常卽陳恒也漢博士避文帝諱讀常字爲尚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陳乞未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其妻服除故

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囊中央曰中霤解詁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

為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解詁曰巨囊大

解詁曰色然驚駭貌闖出頭貌音義闖說文解字引作覭云暫見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解詁曰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本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自是往弒舍解詁曰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于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爲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諱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謹案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爲篡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爲臣子防也然比舍加弒陽生不加弒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簒疾弒公子比于下諱弒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實同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宋向巢率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率師侵鄭

晉魏曼多率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解詁曰據當舉入爲重內辭也若使他人入之者然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朐同意不嫌觸日人例者下有獲惡明邾婁子益何以名據滅而以歸者絕曷爲絕之滅文乃名經無滅文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解詁曰據獲晉侯內大惡諱也解詁曰故名以起之也謹案外言以歸至故特辟不言以至而歸言來有外魯之辭焉非經意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率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據滅而以歸者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乃名經無滅文解詁曰故名以起之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其滅諱同姓之滅也

而不救也解詁曰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謹案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爲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主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書宋滅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與譏之爲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畧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亡不言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固不減於滅矣滅不日者順入文例

吳伐我不言鄆者近邇城下之辭

夏齊人取讙及僤音闡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左傳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吳人所詰曰獲歸不書此書歸邾婁子益于邾婁解詁曰獲善魯能悔過歸之者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僤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率師取鄭師于雍丘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解詁曰詐謂陷阱奇伏之類長者爲征不義不爲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諸侯奔有難例也益反國仍爲無道見逐於吳故出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率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解詁曰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率師伐陳

吳救陳何焯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率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率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復齊國書解詁曰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人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缶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貝从武昔伯禽徂征淮夷匆

菱儀糧郊遂畤之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解詁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謹案謂之吳孟子猶言吳之長女特避不稱孟姬耳杜預以爲詭託宋姓者非也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歸可證也

公會吳于橐皐公背殯有惡從不書葬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諸夏之會止于是故不月不致復爲大信辭所以撥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終鄗之意與

宋向巢率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螺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曰螺者與陰殺俱藏周爲異比年再螺者天不能殺地不能埋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于陳氏晉分爲六卿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率師取宋師于雍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解詁曰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

夏許男成卒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何以稱子據橐皐稱國吳主會也吳自是遂雄長列國不可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春秋不欲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其言及吳子何鍾離之會解詁曰據

殊會吳不言及會兩伯之辭也解詁曰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柳半起以奪見其事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解詁曰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顯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舊說時吳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左傳是會有單平公經不書即其一隅也

楚公子申率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趙汸曰會吳不書至此先會晉侯而後及吳子乃以會晉侯致也

晉魏多率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解詁曰據上七年言曼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解詁曰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謹案世本曰獻子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重宋樂祈犁即謂之樂祈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名之義亦所謂葬許元公

九月螺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解詁曰據北斗言星名見于旦也解詁曰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興日爭盜殺陳夏彄夫彄夫之罪未詳

十有二月螺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非魯國所有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薪采者則微者也

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爲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麟一角而戴肉音中律呂行中規矩遊必擇處不羣不旅不履生蟲不踐生草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

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解詁曰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反袂拭面涕沾袍解詁曰袍衣前襟也謹案左傳止義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增成其說然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爲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孔胡康侯謂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道不行終老而臨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爲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泣乃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解詁曰噫嗌唉貌祝斷也麟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謹案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沒先聖年七十二三年閒也比年三見傷悼無梓之言則淵幸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四年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深痛之傳亦連述之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聞者已也至於祖之所逮聞而父受之則所傳聞也世疎者其恩殺若祖之無王莊之不復譬紱鼎歸寶文姜淫洪皆得質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恩有所諱定公受國于季氏不敢名其篡昭公娶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則必託始乎所傳聞之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

而不亂斯異其隱而不煐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采毫毛之善譏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淺於上人事備於下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弊漸拔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解詁曰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明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辨殺梁閻閻於論劇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

經傳凡二千二十一字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漢軍生員樊封校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日日王法者一日議二日貶三日絕人情者一日尊二日親三日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

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粤唯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
求六經于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
以其學鳴于朝廷立于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
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
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
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
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
名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喪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
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
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邾非天子之絀陟耶
因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爲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
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
蔡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貫戚
之卿又寔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術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
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皐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
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
偶合哉嗚呼是非相淆靡不然矣自有書而梅姚僞之自有禮
而鄭王爭之自有易而荀虞之象陳邵之數焦京之五行王弼
何晏之浮虛並起而持之往時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毛詩孤
行亦既杜其歧矣顧小序復不信於後世況乃公羊穀梁左邱

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子之黨學者固不得而畸尚而
偏詆也雖然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要各有得失學者守
一傳卽篤信一傳斤斤罔敢廢墜其失者猶曰有所受之其得
者因而疏通證明誠可以俟聖人復起而不惑倘將參而從焉
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爲擇善者詎揣量其智識之所及匪唯
謬于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一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一傳
之所大失所棄者反一傳之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遠已晉唐
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然今之左氏失
其師說久矣漢世謂公羊爲今學左氏爲古學以其書多古文
訓讀賈逵服虔號能明之雖時與此傳牴牾而一字子奪必有
意日月名氏詳略必有說大指猶不甚相背杜預始變亂賈服
古訓以爲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就簡整齊冊牘云
爾董狐倚相之才徧優爲之而又何貴乎聖人大凡學者謂春
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繫易安知
異日有爲之仆十翼者周公爻詩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小序者
必待傳而後顯則且等於揚雄之首贊朱子之綱目非自作而
自解之不可也聖人之所爲經詞以意立意以詞達雖無三子
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敝魯之春秋史也君
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
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左氏記事
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啖趙橫與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
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撫拾本

例而屑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圓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

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昔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于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于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于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于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偻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察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弒壹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

朝久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于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尙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啜啜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淳于髡設滑稽之辨欲窮孟子孟子直應之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方將任膠滯庸鄙之見而贊游夏之所不能贊不亦難矣世俗之爲說者曰春秋據事直書美惡無所避豈不甚明而顧假時月日以爲例乎此言非是春秋之序事甚簡稱言甚約記戰伐知戰伐而已不知其師之名記盟聘知盟聘而已不知其事之爲若乃情狀委曲有同功而異賞亦殊罪而共罰抑揚進退要當隨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據記事一言終無自尋其抑揚進退之緒誠求諸繫時繫月繫日繫殺之不相襲則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者東山趙氏嘗言之曰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繫月踰月則繫時此史氏之恒法也東周王室衰微夷狄僭號五等邦君以强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於改物其災祥禍福之變禮樂政刑之亂必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以其三例者一以施之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者亦無從見矣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恒則以月爲

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汸一人哉擢舉其槩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鄫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侯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于殺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皆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譏弒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而戊之再也疑於衎而非衎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又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慈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匪有

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罷之殉桓弒隱公子招之殉君
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
不範于禮義先師言春秋夫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罷招並
時立朝必不待其弒君亂國蚤已放流之竄殛之又何不逆億
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
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名其禍也故貶招于鄛
貶罷于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
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罷公子也而
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不良當絶其
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
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罷在所傳聞之世訟

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
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
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
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
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含賵
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
罷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
世者也譏貶絶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
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
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徙義公子
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

寧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
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
許與吳伐郯狄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裒絰興戎則正言之曰
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絶爾弟未若狄之顯也故襄公書葬
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喻而蔡
之胙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
貶絶然後罪惡見者貶絶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
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絶于春
秋何則殺之弒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殺可以無誅
乎則又見諸絶世子有絶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
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

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
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日隱如至
自晉一日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
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
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含賵
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
暈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
世者也譏貶絶不槩施毋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
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
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卿缺之徙義公子
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

命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日鄭伐許與吳伐郯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哀經興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殺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于春秋何則殺之弒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殺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

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先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于征南穀梁本義汨于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剖析在註疏誤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癈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證例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于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邰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邰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亦循傳本未與輒拒父黨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
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絶三傳
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其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
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
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
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徵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
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
次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毋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
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
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
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
無乃而舉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
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
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
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絶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
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
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

乾隆卅有八年孟冬甲子齋孫翰林檢討廣森謹言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一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